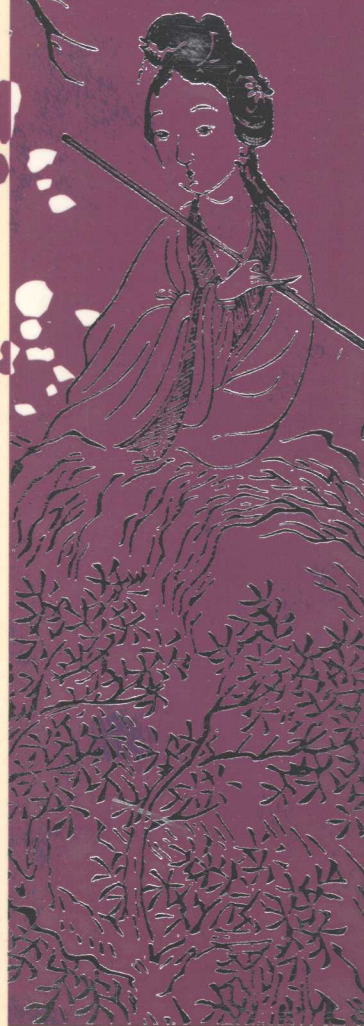


潘重規 著

紅樓血淚史

紅樓，究竟是誰的紅樓？
血淚，究竟是誰的血淚？



潘重规 著

紅樓血泪史

紅樓血泪史
究竟是谁的紅樓？
究竟是谁的血泪？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著作权所有:©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境内(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除外)独家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著作权所有人书面授权,禁止对本书之任何部分以电子、机械、影印、录音或其他方式复制或转载。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06-05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血泪史/潘重规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7

ISBN 7-5633-5813-7

I. 红… II. 潘… III. 《红楼梦》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67140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15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1300mm 1/32

印张:4.5 字数:100千字

2006年7月第1版 200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8 200 定价:1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目录 CONTENTS

民族血泪铸成的《红楼梦》	1
再话《红楼梦》	28
三话《红楼梦》	
——答胡适之先生	39
附录：清文字狱档	76
闲话《红楼梦》	
——说“红”，并就教胡适之先生	84
从曹雪芹的生卒年谈《红楼梦》的作者	88
《红楼梦》中的女儿和男人	96
续谈《红楼梦》的避讳	105
《红楼梦》的避讳问题答魏子云先生	113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与甄宝玉	116
《红楼梦》闲征婉嫔词发微	126
浅谈“俞平伯红学起源论”	135



民族血泪铸成的《红楼梦》

多少年来,探求《红楼梦》本事的学人,有各种不同的断案。现在我移录周树人《小说史略》的评论如次:

此书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今汰去悠谬不足辩,如谓是刺和坤(《谭瀛室笔记》)藏讖纬(《寄蜗残赘》)明易象(《金玉缘评语》)之类,而著其世所广传者于下:

一、纳兰成德家事说 自来信此者甚多。陈康祺(《燕下乡胜录·五》)记姜宸英典康熙乙卯顺天乡试获咎事,因及其师徐时栋(号柳泉)之说云:“小说《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也。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先生,“妙”为“少女”,“姜”亦妇人之美称,“如玉”“如英”,义可通假。”侍御谓明珠之子成德,后改名性德,字容若。张维屏(《诗人征略》)云:“贾宝玉盖即容若也;《红楼梦》所云,乃其髫龄时事。”俞樾(《小浮梅闲话》)亦谓其“中举人止十五岁,于书中所述颇合”。然其他事迹,乃皆不符。胡适作《红楼梦考证》(《胡适文存·三》),已历正其失。最有力者,一为姜宸英有《祭纳兰成德文》,相契之深,非妙玉于宝玉可比;一为成德死时年三十一,时明珠方贵盛也。

二、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 王梦阮沈瓶庵合著之《红楼梦索隐》为此说。其提要有云：“盖闻之京师故老云，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也。”而又指董鄂妃为即秦淮旧妓嫁为冒襄妾之董小宛。清兵下江南，掠以北，有宠于清世祖，封贵妃，已而夭逝；世祖哀痛，乃遁迹五台山为僧云。孟森作《董小宛考》（《心史丛刊三集》），则历摘此说之谬。最有力者，为小宛生于明天启甲子，若以顺治七年入宫，已二十八岁矣，而其时清世祖方十四岁。

三、康熙朝政治状态说 此说即发端于徐时栋，而大备于蔡元培之《石头记索隐》。开卷即云：“《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于是比拟引申，以求其合，以“红”为影“朱”字；以石头为指金陵；以“贾”为斥伪朝；以“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如林黛玉影朱彝尊，王熙凤影余国柱，史湘云影陈维崧，宝钗妙玉则从徐说。旁征博引，用力甚勤。然胡适既考得作者生平，而此说遂不立。最有力者，即曹雪芹为汉军，而《石头记》实其自叙也。

然谓《红楼梦》乃作者自叙，与本书开篇契合者，其说之出实最先，而确定反最后。嘉庆初，袁枚（《随园诗话·二》）已云：“康熙中，曹练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末二语盖夸，余亦有小误（如以栋为练，以孙为子）；但已明言雪芹之书，所记者其闻见矣。而世间信者特少，王国维（《静庵文集》）且诘难此类，以为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也。”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零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没；晚出全书，乃高鹗续成之者矣。

周氏这一番话，将近代考索《红楼梦》本事的主要说法，综合地介

绍出来。我们加以分析,不外两类:一谓述他人之事,一谓作者自写生平。徐、陈、王、蔡诸家,都是主张“述他人之事”的,胡氏、周氏是主张“作者自写生平”的。王静庵则并此二说,概不赞同。本来,抒写性灵,“羌无故实”,正是文学的高超境界。以文学谈文学,王静庵的见解未尝不对。不过,蕴藏在这文学巨著里面的一段民族沉痛,若隐若现,如泣如诉,这亦是没法抹杀的。笔者玩味全书,觉得此书确是一位民族主义者的血泪结晶。蔡氏所谓“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这个观察,是十分正确的(他以“红”影“朱”,以“贾”斥“伪”,亦毫无疑义。至于以“石头”指“金陵”,以林黛玉影朱彝尊,王熙凤影余国柱等,则我不敢苟同)。试看本书第一回叙述作书的缘起,何等掩抑沉痛:

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自己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日,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所以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并不足妨我襟怀;况那晨风夕月,阶柳庭花,更觉得润人笔墨。我虽不学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衍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破一时之闷,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更于编中间用梦幻等字,却是此书本旨,兼寓提醒阅者之意。……空空道人看了一回,晓得这石头有些来历,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来,有些趣味,故镌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

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我总然抄去,也算不得一种奇书。石头果然答道:我师何必太痴,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假借汉唐的名色,莫如我这石头所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况且那野史中,或诮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最易坏人子弟。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在作者不过要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小丑一般。更可厌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竟不如我这半世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观其事迹原委,亦可消愁破闷,至于几首歪诗,亦可以喷饭供酒,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只愿世人当那醉余睡醒之时,或避世消愁之际,把此一玩,不但是洗旧翻新,却亦省了些寿命筋力,不更去谋虚逐妄了。我师意为如何?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这石头记再检阅一遍,因见上面大旨不过谈情,亦只是实录其事,并无伤时诲淫之病,方从头至尾,抄写回来,问世传奇。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即此便是石头记的缘起。诗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我们试将这段文字,反复玩味,十遍,百遍,千遍之后,自然感触到作者凄婉沉郁的心怀,和民族兴亡的血泪,流露在字里行间,哪里是谈情说爱,风花雪月的滥调!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觉本书的作者确是一位经过亡国惨痛的文人,怀着满腔的民族仇恨,处在异族统治之下,刀枪笔阵,禁网重重,作



者无限苦心,无穷热泪,靠着文字的绝技,写成这部奇书。其用心和宋末元初的谢皋羽写《西台恸哭记》时的心情,毫无二致。所以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这不是无病呻吟,这是作者的真情实境!作者经家国沧桑,偷生在暴力之下,屈服不甘,回天无力。悼念故国的覆亡,和殉国的先烈;在无可奈何当中,惟有用最巧妙的文辞,通过异族最严密的监视下,保存兴亡绝续之交的一段信史,与谢皋羽写《季汉月表》,郑所南写《铁函心史》的工作意志,亦毫无二致。所以说“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之”。又说“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这和吴梅村《绝命词》所云“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正是同样的语气。在万分无奈之余,只有保存这段信史,才足以上酬民族,中对烈士,下赎罪愆。因为毁灭历史,改造历史,正是铲绝民族观念最毒辣的手段。所以说“当此日,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这分明是谢皋羽王炎午之流,以后死者的身份,对文文山陆秀夫一班先烈自咎自责的口吻。

在这里,我们可以听见作者的呼号。他此书所记的事实,是当代的信史。所以他一则说:“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假借汉唐的名色,莫如我这石头所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再则说:“竟不如我这半世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观其事迹原委,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在清代文网森严之下,这已经算大胆的透露消息了!所以他故弄玄虚,散放烟幕,偏借空空道人说出:“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我总然抄去,也算不得一种奇书。”这和俗传“此地无银三十两”的笑谈何

异。但是,他怕聪明的读者不能领会,他又在全书结处写上这么一段:

这一日,空空道人又从青埂峰前经过,见那补天未用之石,仍在那里,上面字迹依然如旧,又从头的细细看了一遍。见后面偈文后,又历叙了多少收缘结果的话头,便点头叹道,我从前见石兄这段奇文,原说可以问世传奇,所以曾经抄录,但未见返本还原,不知何时复有此段佳话,方知石兄下凡一次,磨出光明,修成正觉,也可谓无复遗憾了。只怕年深日久,字迹模糊,反有舛错,不如我再抄录一番,寻个世上清闲无事的人,托他传遍,知道奇而不奇,俗而不俗,真而不真,假而不假。或者尘梦劳人,聊倩鸟呼归去,山灵好客,更从石化飞来,亦未可知。想毕,便又抄了。仍袖至那繁华昌盛地方,遍寻了一番,不是建功立业之人,即系糊口谋衣之辈,那有闲情去和石头饶舌。直寻到急流津觉迷渡口草庵中,睡着一个人。因想他必是闲人,便要将这抄录的《石头记》给他看看。那知那人再叫不醒,空空道人复又使劲拉他,才慢慢的开眼坐起,便接来草草一看,仍旧掷下道,这事我已亲见尽知,你这抄录的尚无舛错。我只指与你一个人,托他传去,便可归结这段新鲜公案了。空空道人忙问何人。那人道,你须待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到一个悼红轩中,有个曹雪芹先生。只说贾雨村言,托他如此如此……说毕,仍旧睡下了。那空空道人牢牢记着此言,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果然有个悼红轩,见那曹雪芹先生正在那里翻阅历来的古史。空空道人便将贾雨村言了,方把这《石头记》示看,曹雪芹先生笑道,果然是贾雨村言了。空空道人便问:先生何以认得此人,便肯替他传述?那雪芹先生笑道:“说你空空,原来肚里果然空空。既是假语村言,但无鲁鱼亥豕,以及背谬矛盾之处,乐得与二三同志,酒余饭饱,雨夕灯窗,同消寂寞。又不必大人先生品题传世,似你这样寻根究底,便是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了。”那空空道人听了,仰天大笑,掷下抄本,飘然而去,一面走着,口中

说道：“原来是敷衍荒唐，不但作者不知，抄者不知，并阅者亦不知，不过游戏笔墨，陶情适性而已。”后人见了这本传奇，亦曾题过四句偈语，为作者缘起之言更进一竿云：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第一百二十回）

我们注意，看他把此书付托给悼红轩的曹雪芹的时候，可亦真巧，那曹雪芹先生正在翻阅历来的古史。这不明明指点读者，他此书继历来古史之后，不就是今史么？他在第一回中说：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风月就是明清的代语，清风明月这个词头还有人不熟悉的吗？（反清的吕晚村有诗云：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亦是同样寓意。）《明清宝鉴》和《资治通鉴》、《千秋金鉴》命名的意义亦复相同。继古史之后，记述明清之际的史实，不是今史而何？读者如被他瞒过，无怪空空道人要向千千万万的后世读者，发出深长的悲鸣：“原来是敷衍荒唐，不但作者不知，抄者不知，并阅者亦不知”了。

在这里，我们知道作者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的意思，是要用“传国玺”来代表政权，“石头”、“宝玉”都是影射“传国玺”。传国玺的得失，即是政权的得失。林黛玉代表明朝，薛宝钗代表清室；林薛争取宝玉，即是明清争夺政权。林薛之存亡，即是明清的兴灭。何以见得宝玉是传国玺呢？我们细看作者穿穿插插，隐隐约约地告诉读者。它首先叙述这块石头道：

却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那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自去自来，可大可小，因见众石皆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异，来到这青埂峰下，席地坐谈。见着这块鲜莹明洁的石头，且又缩成扇坠一般，甚属可爱。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体倒也是个灵物了，只是没有实在的好处，须

得再镌上几个字,使人人见了,便知你是件奇物,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那里去走一遭。石头听了大喜,因问不知可镌何字?携到何方?望乞明示。那僧笑道:你且莫问,日后自然明白。

(第一回)

我们注意!他说:“须得镌上几个字,便是件奇物。”因为印信是必须有文字的。而且这块鲜明莹洁的石头,实在是块美玉。当那僧道二人携顽石下凡的时候,甄士隐遇见请教。有下列一段话:

那僧说:“若问此物,倒有一面之缘。”说着,取出递与士隐,士隐接了看时,原来是块美玉,上面字迹分明镌着“通灵宝玉”四字,后面还有几行小字,正欲细看时,那僧便说已到幻境,就强从手中夺了去。(第一回)

作者于此已明白告诉我们,石头即是宝玉。宝玉的形状和镌刻的文字,作者从宝钗的口中眼中详细地传出来,这亦是寓有深意的,因为他是曾经一度占有这块石头的啊。本书第八回云:

宝钗因笑说道:“成日家说你这块玉,究竟未曾细细的赏鉴过,我今儿倒要瞧瞧。”说着,便挪近前来,宝玉亦凑过去,便从项上摘下来,递在宝钗手内,宝钗托在掌上,只见大如雀卵,灿若明霞,莹润如酥,五色花纹缠护。看官们!须知道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峰下的那块顽石幻相。……那顽石亦曾记下他这幻相癞僧所镌篆文,正面乃通灵宝玉,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反面乃一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等字。宝钗看毕,又从新翻过正面来细看,口里念道:“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念了两遍,乃回头向莺儿笑道:“你不去倒茶,也在这里发呆作什么?”



看了这段话,使我们想起《三国志·孙坚传》注引《吴书》所载的汉传国玺来。《吴书》说:

初,坚入洛,扫除汉宗庙,祠以太牢。坚军城南甄官井上,每旦有五色气,举军莫敢汲,坚令人入井探得汉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上一角缺。初黄门张让等作乱,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玺者以投井中。

我们试一比较,“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不是“大如雀卵,灿若明霞,莹润如酥,五色花纹缠护”的简写吗?“莫失莫忘,仙寿恒昌”,更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转译了。试想一块美玉,镌上这些文字,便有无限神通,不是传国玺是什么?一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等字,不过是魔术师眩乱看官的眼目。所以他借宝钗口里反复念说“莫失莫忘,仙寿恒昌”这两句话。入海探骊,从逆鳞项下,取出宝珠,手法之高明,真叫人佩服到五体投地。他不但告诉读者是美玉,他还要告诉读者,这块玉实实在在是印玺。第三十二回云:

话说宝玉见那麒麟,心中甚是欢喜,便伸手来拿,笑道:“亏你拣着了!你是怎么拾着的?”湘云笑道:“幸而是这个,明日倘或把印也丢了,难道也就罢了不成!”宝玉笑道:“倒是丢了印平常,若丢了这个,我就该死了!”

作者惟恐人不知,所以又旁敲侧击地告诉读者,玉即是印。真是心细如发,胆大如斗了。不仅如此,印玺必须用朱,所以作者的灵心,凭空捏造出今古无双的爱红之癖来。全书中频频提及这事:

又忙至黛玉房中来作辞,彼时黛玉在窗下对镜理妆,听宝玉说上学去,因笑道:“好,这一去可要蟾宫折桂了,我不能送你了。”宝玉道:“好妹妹,等我下学再吃晚饭,那胭脂膏子

也等我来再制。”唠叨了半日，方抽身去了。（第四回）

袭人道：“还有更要紧的一件事，再不许弄花儿弄粉儿，偷着吃人嘴上擦的胭脂和那个爱红的毛病儿了。”（第十九回）

黛玉一回眼，看见宝玉左边腮上有钮扣大小的一块血迹，便欠身凑近前来，以手抚之，细看道：“这又是谁的指甲划破了？”宝玉侧身，一面躲，一面笑道：“不是划的，只怕是刚才替他们淘澄胭脂膏子，溅上了一点儿。”（第十九回）

宝玉不答，因镜台两边，都是妆奁等物，顺手拿起来赏玩，不觉拈起了一盒子胭脂，意欲往口里送，又怕湘云说，正犹豫间，湘云在身后伸手过来，拍的一下，将胭脂从他手中打落，说道：“不长进的毛病儿，多早晚才改呢？”（第二十一回）

金钏儿一把拉着宝玉，悄悄的說道：“我这嘴上才是才擦的香香甜甜的胭脂，你这会子可吃不吃了。”（第二十三回）

涎着脸笑道：“好姐姐，把你嘴上的胭脂赏我吃了罢！”（第二十四回）

一颗玉玺，印上朱泥，还有什么缺陷呢？真亏作者想得周到，又替他配上一个印盒。原来宝玉的侍婢，最亲昵的莫过于袭人，宝玉神游太虚境后，初试云雨情的就是袭人。袭人本名蕊珠，宝玉因知他本姓花，又曾见旧人诗句有花气袭人之句，就把蕊珠更名袭人。袭人拆开来就是龙衣人（郑所南自署居处叫本穴世界，本穴就是大宋，著书叫《大木无工空经》，就是《大宋经》。这种拆字法，历朝遗老，久已通行，不足疑怪），这又是作者寓的深意。宝玉又曾壁爱一戏子，名叫蒋玉函，小名叫琪官。宝玉出家后，王夫人把袭人打发回花家，他哥哥花自芳许配与城南蒋家的，有房有地，又有铺面，人物儿长的百里挑一，成婚之后，方知这姓蒋的原来就是蒋玉函。经作者巧配姻缘，玉玺就配上玉函了！不仅有了玉函，而且玉函还是紫檀木做的呢！何以见得，我们记起第三十三回忠顺亲王的长府官因闻宝玉隐藏琪官，特向贾政索取，逼得宝玉说出实情来：

大人既知他底细，如何连他置买房舍这样大事倒不晓得了。听得说，如今在东郊离城二十里，有个什么紫檀堡，他在那里置了几亩田地，几间房舍，想是在那里亦未可知。

这不是明明说玉函是紫檀木制成的吗？一块玉石，镌上文字，印上朱泥，盛在紫檀盒里。试问，这是什么劳什子呢？作者绝顶聪明的灵心，鬼斧神工的技巧，简直无法形容。大概就是书中所说的“水晶心肝玻璃人儿”罢！

在这里，我们既知宝玉即是传国玺，所以衔玺而生的这个人自然是天子的身份。处在异族的铁蹄下，我们的作者不敢明写，只能旁敲侧击，暗中指点。我发现了作者的苦心后，我为作者的苦心流落了不少辛酸之泪。我们看，宝玉挨打之后，薛姨妈和薛宝钗都疑心是薛蟠挑唆了人来告宝玉的，谁知这一次却不是他干的，惹得他说出一番惊人的话来。这段事在第三十四回里面：

薛蟠本是个心直口快的人，见不得这样藏头露尾的事，又是宝钗劝他别再胡逛去，他母亲又说他犯舌，宝玉之打，是他治的，早已急得乱跳，赌神发誓的分辨，又骂众人，谁这么编派我，我把那囚囊的牙敲了。分明是为打了宝玉，没的献勤儿，拿我来做幌子，难道宝玉是天王！

这是作者借薛蟠口中叫出天王的名号。原来《春秋经》称周朝的天子就叫做天王啊！作者点明一次不算，还要借鸳鸯口中叫出。鸳鸯是史太君的宠婢，无端被贾赦看中，要讨来作姨娘。偏偏鸳鸯执意不从，贾赦发怒，拿话威吓他，鸳鸯拉了他嫂子，到贾母跟前跪下哭诉道：

方才大老爷越发说我恋着宝玉，不然要等着往外聘，凭我到天上，这一辈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终久要报仇。我是横了心的，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一辈子，别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第四十六回）

宝天王，宝皇帝，作者大声疾呼地叫着，难道我们还充耳不闻吗？宝玉是天王，所以宝玉住的大观园，刘姥姥便叫它做玉皇宝殿。

一时，又见鸳鸯来了，要带着刘老老逛，众人也跟着取笑。一时，来至省亲别墅的牌坊底下，刘老老道：“噯呀！这里还有大庙呢！”说着，便爬下磕头。众人笑弯了腰。刘老老道：“笑什么，这牌楼上的字，我都认得，我们那里这样的庙宇最多，都是这样的牌坊。那字就是庙的名字。”众人笑道：“你知道这是什么庙？”刘老老便抬头指那字道：“这不是玉皇宝殿！”（第四十一回）

玉皇宝殿者，宝玉皇殿也！同时，贾宝玉的生命，就是这块宝玉，政治生命和玉玺是不可分离的。当宝玉失玉后，病势垂危，正慌着预备后事的时候，门上来了一个和尚，手里拿着失去的玉，嚷着要一万赏银。这和尚拿着玉，在宝玉耳边叫道：“宝玉，宝玉，你的宝玉回来了。”说了这一句，宝玉便好转过来。王夫人后来对薛宝钗说：

他既知道，自然这块玉有些来历，况且你女婿养下来就嘴里含着的，古往今来，你们听见过这么第二个么？只是不知终久这块玉到底怎么着，就连咱们这一个，也还不知是怎么着呢？病也是这块玉，好也是这块玉，生也是这块玉，说到这里，忽然住了，不免又流下泪来。（第一百十六回）

人和玉的同命相依，这段话已阐发无遗了。

宝玉既是国玺，是帝王。那么，林薛相争，就是代表明清互斗了。林薛别名，一称潇湘妃子，一称蘅芜君，都显现出帝王身份，和其他姊妹们的外号迥然不同。黛玉的前身是绛珠仙草（见第一回），绛红都是影射明朝的国姓（郑所南改名思肖，思肖就是思赵）。它是代表明朝，因此，潇湘馆中有它写的“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的一副联语。

宝玉同着紫鹃走进来，黛玉却在里间呢。说道：“紫鹃请二爷屋里坐罢。”宝玉走到里间门口，看见新写的一副紫墨色泥金云龙笺的小对上，写着“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第八十八回）

黛玉的身份是天子，所以她所吃的丸药是天王补心丹。

宝玉道：“太太不知道，林妹妹是内症，先天生的弱，所以禁不住一点儿风寒。不过吃两剂煎药，疏散了风寒，还是吃丸药的好。”王夫人道：“前儿大夫说了个丸药的名字，我亦忘了。”宝玉道：“我知道那些丸药，不过叫他吃什么人参养荣丸。”王夫人道：“不是。”宝玉又道：“八珍益母丸，左归，右归，再不就是八味地黄丸。”王夫人道：“都不是。我只记得有个金刚两个字的。”宝玉拍手笑道：“从来没听见有个什么金刚丸，若有了金刚丸，自然有菩萨散了。”说的满屋里人都笑了，宝钗抿嘴笑道：“想是天王补心丹。”王夫人笑道：“是这个名儿，如今我亦糊涂了。”宝玉道：“太太倒不糊涂，都是叫金刚菩萨支使糊涂了。”（第廿八回）

薛之名曰钗，钗于文为又金（这和大宋为本穴一样）。清之先本女真，宋徽宗政和五年，酋长完颜阿骨打称帝，改国号曰金。金之色白，故完颜部色尚白。“又金”犹云“后金”。金之色白，故宝钗姓薛。薛就是雪（第四回门子抄的护官符有云：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就是指的薛家），宝钗之兄名蟠。蟠者，番也。从虫者犹狄从犬，羌从羊。言其是番人也。

两个政府争取政权，一个灭亡，一个就取而代之：所以薛宝钗和宝玉举行婚礼之时，即林黛玉气绝之际。

只见黛玉两眼一翻，呜呼！香魂一缕随风散，愁绪三更